

難民心聲與下關事件

葉 秀 峯

共黨製造難民問題

天災人禍都是製造難民的重大因素。但俄國指使越南共產黨主動有計畫的製造難民；以專制手段使善良人民不得不逃難，成爲擾亂全世界之策略，如今日者，實爲歷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其絕滅人性之手段，根本上背棄人道，更無談人權之餘地。美國卡特總統侈談人權，對共產黨說奚止於對牛彈琴，而是癡人說夢。歷史上大兵之際及發生水旱天災，不免有人民逃難，然一旦局勢安定，或災情獲救，政治方面撫輯流亡，即獲解決。但是今天的難民源本於共產黨之肆虐，製造難民問題以困擾民主國家。顯然的共產黨一日不滅，全世界難民問題無以終止。

共產黨豺狼其心，虎豹其行，罪惡昭著固然遺臭百世；而其所製造玩弄之所謂民主人士，爲虎作倀助紂爲虐者，其行爲與心術令人切齒者不次於共產黨。越南悲劇固在目前，人人可見。但在三十年前大陸尚未淪陷時，所謂民主人士以一派小丑形態，侮辱持正奉公守法之官員，肆無忌憚。因其貫通大國之潛伏共謀，當局反有顧忌。今日復按，實可見其脈絡相通，一師相承，前轍俱在。何以人們竟仍茫然不察？說來可悲。然而

難民求生心切，實非天生可欺者。勢必有一日使殘暴奸狡之徒走向自作孽不可逃的凶險道路，而後悔不及。

年前世界各國對難民問題分別的一會再會。除救濟外，實一籌莫展。此正共產黨徒所企求的戰果。各國政治家豈真均爲盲目和麻木不仁呢？實在值得推敲。

「七君子」受難民咒罵

回憶民國三十五年前後發生在南京的所謂下關事件。當時共黨猖亂正在逐漸擴大，匪共已公然肆虐於長江以北之若干省區。尤以鄰近首都南京之蘇皖江北地帶最爲猖獗。共黨造亂時的不成文法是凡有三個共謀份子在一起，所作的決定就可以殺人。於是江北在國軍佈防的空隙地區，中共執行其所謂三頭政策；初來無力量遇事向人碰頭，繼而有了立足點有了力量開始亂動時，你求他們，就一律搖頭；到他們羽翼豐滿時，就開始以他們的不成文法任意的殺人的頭。劫財殺人，以至掃地出門，已司空見慣。人民不堪其暴虐，乃相率南逃。自鎮江之長江南岸江邊，以至南京下關江岸及江北岸浦口等地屠集難民，扶老攜幼，數以萬計。政府忙於救濟扶助安頓，日不暇

給。而所謂民主人士者，在中共導演下竟仍羣作詆毀政府袒護共黨言論。於時美國特使馬歇爾已到南京。民主人士更假民主口號，助長共黨聲勢以投合馬歇爾心意；一面無視難民之呼號流離，一面向政府託詞人民意願，要求停止徵兵徵糧，以削弱政府剿共力量。各地方正義人士無不扼腕長歎。乃有上海的號稱所謂七君子；沈鈞儒、史良、沙千里、李公樸、章乃器、鄒韜奮、王造時等公然在鼓吹民主聲中，要一同向中央請願；勿對共黨執行國法。在上海大肆宣傳民主，說政府剿匪平亂爲不民主。殺人劫財的匪徒行爲乃是民主。是非顛倒，黑白混淆，出自號稱名流文人之口，真不知人間有羞恥矣。上海市政府各機關亦有人多方勸阻他們的行動，竟無動於衷，公然就道。此事因醞釀已久，傳到鎮江口岸流離失所的難民耳中，羣憤激不平，至不可抑制。

當載有此幾個文化敗類之火車到達鎮江車站時，大批難民已集中車站，一面阻止火車西上，一面在車箱中找到此七人。由難民們公推的年長難民登車，也向這些民主人士請願。對民主人士說：你們要向政府請願，是說爲人民請命，實則即是幫共產黨對政府爲難。請問你們知不知道共產黨在江北各地任意殺人劫財，使老百姓無法安身

，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民逃過江來，餐風露宿。請求你們好心為人民的先生們，先行下車來看看。受共黨迫害的人們的悲慘情況，同時我們已備好帆船，請求你們一同去江北一行。你們既是為人民的，先請為我們向共產黨請願，不可再如此無法無天的做喪天害理的各種殘酷行為殺人、搶人們的財物不算，還要迫使善良人民掃地出門。政府並未迫害老百姓，你們向政府請什麼願？幾位難民中的白髮老者，說得聲淚俱下。這些所謂「民主人士」，七君子在人民面前都啞口無言。既不敢下車，更不肯過江北去為人民向共產黨請願。難民們有跪請的、有哭的，七君子竄態畢露，祇好硬着頭皮不動也無話可說。難民要拉他們過江北去，又回不了上海，進退失據。當時也有難民主張動武拉他們下車去江邊的。他們嚇得向車站警察求援。警察們也怕出了事有責任，祇好好言向難民勸阻。此事一直僵持到晚上，火車也無法開動。難民們也疲倦了、餓了。政府方面也有人來多方勸解，不可再阻礙交通，也是政府的責任。難民們不得已飲泣吞聲，紛紛回江邊去了。火車方得開行。這幾個好出風頭向共產黨邀功的份子，未到南京前已受了很大的教訓。

南京難民再懲左派

鎮江事態雖已結束，但大半天火車不通，消息早已傳往南京，知道江北難民阻擋了火車。南京江邊難民當然也甚關心。此乃同為難民的心情。他們追詢原因，也就明瞭那七君子為共產黨張目而向政府困擾的事實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知道鎮江的事態。凡身受共黨毒害的人，正要到

氣，也就磨拳擦掌的產生了要找七君子算賬的心理。他們中更有自浦口來的，聚在火車站等待，要看那七個共黨幫兇份子究竟能不能到南京來。人數一多，治安機關人員也十分就心。但對這散漫羣衆並無組織正在煩心。時已傍晚，鎮江火車已開出。下關方面得到消息引起了緊張。很快火車到了，那七個妖孽在鎮江困了大半天，滿以為到南京伸一口氣，施施然下車。孰知在鎮江是在車箱之內，雖然悶但難民打不到他們，拉不到他們，也不會拿火車洩憤，所以還安全。到南京車站，他們走向出口時，人潮洶湧，擁上來立刻使他們東倒西歪。羣衆中當時就有人認出白鬍子的沈鈞儒及女妖史良。人們指出名字。於是沈鈞儒的鬍子及史良的衣服成爲破壞目標。羣衆呼號向前，責罵他們爲共匪幫兇，害老百姓，乃有高呼打的。幸得治安機關早有準備，分開羣衆以保護他們。否則必有死傷。然已狼狽不堪的逃出重圍，去鼓樓飯店，計議次日動作。驚魂方定，頗多遲疑。但又欲罷不能。此即當時報紙所傳的下關事件。經此一難民的自發行動，乃可證明這一些所謂民主人士乃以共產黨爲他們的主人，而非以人民爲主人的。

醞釀兩三萬人請願

經過下關事件後，難民們氣仍未平，并自然的醞釀出可以領導他們的真民主人士，那就是現在的一位國民大會代表曾育先生。（當時他尚未膺選）他平素尚義任俠，此時也與江北逃難者一同逃難過江，被大批難民所擁護。大家商議於次日集合二三十萬難民對這幾個文人敗類遊行示威，

一面要求政府加緊剿匪，並預備了對馬歇爾的說帖，希望他勿上共黨的當。但維持首都治安秩序的當局，深恐難民羣衆心理激烈，遊行後防其另生事端，竭力勸阻，並願將他們意見報告中央。難民們勉強強強的放下準備的各種宣傳文件，接受勸告以表示對政府的支持與擁護。黯然解散，未再發生任何風波。

次日此七個妖魔已飽嘗真正的民心給予他們的教訓，並知難民可能仍有對他們的舉動，遂草草的向政府說了幾句話，急忙的逃回上海，即不再有以民主人士名義敢爲匪共向政府找麻煩了。下關事件發生後即有難民中一有勇氣的志士成瓊其人，慷慨向治安機關投案，承認是參加下關事件的領頭者之一。其時治安機關正急於要找爲首的人加以懲戒；乃將其拘留。事爲新聞界人士所聞，乃羣往訪問，成君乃訴述共匪在江北一帶害人的事實，及難民的苦況。聞者動容。記者們向社會報導後，亦博得無限的同情。治安機關對成君乃予從輕發落。事隔三十多年，人們已忘記了這一場風波。最近志士成瓊已老病侵尋而逝。乃使記起此事的人既爲成志士傷感，更爲不斷產生的難民怨哀。所望於舉世有良知的人們看透製造難民問題的負責人之奸計，加以應得之嚴厲懲處；庶幾掃清禍根，安置難中人民於凭席，並堵塞再有難民產生之來源，世界之幸，人類之幸也。否則這個世界將成爲難民世界，無辜的人幾均有成爲難民之可能的。必須拿出解決難民問題的根本辦法，方是自救之道；那就是秉持真正民主自由的真理，將一切力量用於消滅共產黨。